漯河晚报
2016年11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谭艺君　投稿电话：13938039936
F副刊 FUKAN

随笔·乡村纪事

麻子舅

□宋自强

麻子舅是我们村儿的“名人”。小时候麻疹给他开了个玩笑，弄了一脸大麻子，连鼻尖上都是。那情形，好像谁冷不丁迎面甩来一把豆子，把砸在脸上的坑坑永远定格下来一样。

麻子舅“成名”，不单是因为脸上过于热闹，他“出类拔萃”的地方多着呢。

比如那颗脑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更让人闹心的是他的后脑勺，里面两块骨头向上翘起，好像不撑破头皮冲出来就不肯罢休，谁看见谁心里别扭。

他的右手在全村独一无二：五根手指头掉了四根。大拇指两节全无，只剩一个大骨朵；中间三根齐齐地断去两节半，残留三个小骨朵。只有小拇指还算完整，却怎么也伸展不开，只能永远地蜷着。

这只手咋就弄成这样了呢？有人说是被小日本剁了，有人说是在战场上被手榴弹炸没了，也有人说是怕被抓壮丁自己剁了。几十年里，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说到他的那只手，管你同情还是消遣，他都“嘿嘿”一笑，从不做正面回应。

听大人说，麻子舅不到20岁就出去当兵，回来时，爹娘还有弟弟都没了，只有嫁到邻村的姐姐还活着，但境况凄凉：1942年闹饥荒时，她儿子饿死了，女儿被卖掉，丈夫染上痨病死了，她也哭坏了眼睛。麻子舅找到盲眼老姐，二人抱头大哭一场，从此就落户在我们村，与老姐相依为命。

人民公社时，他跟我们分到同一个生产队。队里跟我同辈分的人都叫他“麻子舅”，辈分比我高的叫他“麻子”，比我们低一辈的叫他“麻子舅爷”。整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150多口人，跟我同辈分的人居多，叫他舅的就多，后来“麻子舅”几乎成了他的“官称”，队里记工分写的是“麻子舅”，分东西写的是“麻子舅”，听说户口本上写的也是“麻子舅”。至于他的真实姓名，没人知道，他老姐活着的时候叫他“尼娃”，这肯定是个小名，究竟是“尼娃”还是“泥娃”，也没人搞得清楚。

麻子舅因了那只手的关系，一直被生产队派做饲养员。队里的三头骡子两匹马四头耕牛两头驴全归他管。担水铡草，推土清圈，他都干得欢天喜地，一丝不苟。

一个玉米棒子刚刚长出天英的傍晚，我和几个小伙伴赤条条地在颍河湾里打水仗，当我们把一河晚霞搅得乱七八糟、溅了半个天空的时候，我无意中瞥见麻子舅领着他的几头牛出现在了河岸上。于是小伙伴们就“麻子舅麻子舅”地吆喝起来。

麻子舅也不搭话，让牛们去饮水，自己则来到河边，脱去衣服，一个猛子扎下去。当他终于钻出水面时，离对岸那个小水洲已经不远了。

“好厉害啊，麻子舅！没见你下过水呢，今天这是……”

“队里的大青马下驹子了！”没等我们嚷嚷完，麻子舅已经从对岸游回到大家面前，掩饰不住满脸兴奋，“添丁加口啦！”

队里添了个小马驹，麻子舅比自己得了儿子都高兴。

麻子舅干得最叫好的活计，是用独轮车往牲口棚里推土。那玩意儿健全人都推不了——走不了几步一歪就倒，再加上那笨重的木头轮子，推起来死沉死沉，队里的小伙子都在它那儿丢过面子。

一只手对付独轮车，理论上是门儿都没有。麻子舅有办法。他把一根绳子拴在车把上，往肩上一挂，腰一挺，车的两条腿就离了地儿；腿再一蹬，走——稳稳当当就走了，且从不翻车！他的这一本领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每天天不亮，麻子舅推动独轮车时发出的节奏感极强的“咕噜咕噜”声就会准时响起。我们队的娃子上早读、大人赶集市，听的不是大公鸡的“喔喔喔”，而是麻子舅的“咕噜噜”。

青草必嫩，干草必铡，要铡必短，喂草必淘，饮水必清，棚圈必净，是麻子舅饲养牲口的“六项基本原则”。

农忙时节，下午收工后，在田间忙活了一天的牲口们卸了套，麻子舅便把它们的缰绳都盘在脖子上，自己则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头，领着它们到颍河滩上打滚、到颍河湾里喝水。那气派，像一个将军率领着一群士兵，雄壮威武。

几个畜生在他的照料下，个个膘肥体壮，毛油色清，十分可爱。白犍牛最横，顶翻过队里所有的牲口把式，在麻子舅面前却温情脉脉；小叫驴最犟，不少牲口把式都被它气得鼻孔朝天，可麻子舅一声咳嗽就能让它俯首帖耳。

我看过很让人动容的一幕。一天下午收工后，麻子舅和往常一样领着它们到颍河湾喝水。畜生们一路上不停撒欢，青马驹更是顽皮，行走间，它突然跃到麻子舅跟前，那样子是想跟它的主人撒个娇，可步态不稳失了分寸，一下子蹭了麻子舅一个屁股蹲。青马驹傻了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把脑袋深深扎在麻子舅怀里，再也不肯站起，满是愧疚难当之态。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青马也跑了过来，先是在青马驹的背上狠狠啃了两口，又来到麻子舅面前，用它那又厚又大的嘴唇在麻子舅的脸上轻轻摩挲起来，弄得麻子舅的光头和麻脸上全是口水……

麻子舅的地位，在这帮牲口心目中如此之高！跟它们在一起，是麻子舅最开心的事儿。

麻子舅因为其貌不扬，又过于老实木讷，一直是光棍儿一条。队里的熊孩子们兴致一来，就跟着他瞎起哄：“麻子舅，翻跟头，想放枪，没指头。”

麻子麻，大黄牙，吃黑豆，啃西瓜……”

每当此时，麻子舅就会装出生气模样，大眼一瞪，放下手中活计，摆出追击的架势。熊孩子们一哄而散，回头看看没啥危险，又踅回来继续胡闹，直到有个叔叔或伯伯过来吆喝两句，他们才会乖乖溜走。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已读了大学。大二的时候，生产队散了，队里的牲口也没了。麻子舅仍然住在饲养室里。不到两年，饲养室成了危房，麻子舅只好“落叶归根”，回了老家。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虽然他就住在邻村。

前年清明节回家给父亲扫墓，碰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叔，我才从他那儿得知麻子舅早已不在人世的消息：“麻子？早没啦！十多年喽！”

永远的麻子舅……

字

□宋新勇

在金穗飘香的季节，省杂文界一行人来到漯河市采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许慎文化园和许慎小学的所见所闻。

许慎，东汉汝南召陵人（今漯河市召陵区）。他自幼聪明勤奋，好读书，善于思考。当他看到某些做学问的人对经书文字的理解歧义较多，便立志写本书。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写出了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此书规范了4种造字方法和两种用字方法，字里行间充满了智慧，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作为许慎的老乡（笔者的母亲是舞阳人），一方面为故乡出现像许慎这样的文字大师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也为某些人（也包括自己）在识字读字和写字方面出现的问题，感到不安。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对外语下的功夫很深，正在说汉语，突然冒出几句英语，显示出自己的不同凡响，但中文却学得不怎么样。有一次，在外地开会，我遇到一位朋友，他已经评上副高职称。我说你怎么到这里参加会议？他说他投奔到某总的“毛下”(应是麾下)当兵。“怎么样?”看他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我一愣：就这水平？我俩又说了一会儿话，他说，我最烦某书记“连篇累需”（应读“牍”）地讲话，让人提不起劲。

在一些会议上，我还听到过某些很有学问的人，在讲话时，把“联袂”读成“联‘决’”，把“棘手”读成“‘辣’手”，把“酿酒”读成“‘让’酒”，把“腼腆”读成“腼‘典’”。不知道许慎在九泉之下听到这些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讲话，会做何感想？有些字，让小学生读，他也读不错，我们成年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有些人，学历不能说不高，职务不能说不尊，可是总读错字，不仅体现了对母语的不尊重，而且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字的读与写，密不可分。1978年，我在部队当兵，上级给我们连队两个高考指标，我是其中之一。指导员让我和另外一名战友每人先写一份简历，写完后，交给了指导员。两个星期后，团部又下指示说，我们连只能派一名战士参加高考，我因为字写得不好，落选了，失去了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

从部队复员到地方上班之后，我意识到写字的重要性，立志每天写1小时的字，但没有坚持几天，办公室配备了电脑，学电脑，在键盘上学打字，成为我的重头戏，每天就不再坚持写字了。给编辑投稿，先把字敲打出来，再给编辑送去。编辑看的是文章质量，不看字的好坏。再后来，通过电子邮箱把稿子给编辑传过去，稿子也不用打印了。我的字不好看，没多少人知道。自己给自己找不练字的理由。

这次热情的东道主领我们参观了许慎文化园，参观了许慎小学，小学教学楼上写着12个红彤彤的大字：“堂堂正正做人，公公正正写字。”窃以为，这不仅是写给在校学生的，也是写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周恩来说过，活到老，学到老。我已经错过太阳了，绝不能错过月亮。字是人的脸面，字写得不好，交给别人看，是献丑。另外，如果字写得潦草，不好辨认，让对方猜字，则是浪费他人的时间。尤其是我，作为许慎家乡的人，更应该当好中华文化的推广传播者，学好识好念好字，这是每个炎黄子孙、尤其是许慎家乡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和责任。

诗歌·自然物语

一片落叶的讲述

□张喜梅

一片树叶颤抖着落在
我的脚下。我把它
带到我的房间，它就
静静躺在
我的茶台上
面对着我
讲述无尽的风雨沧桑

创伤总是有的，只在暗夜
慢慢愈合
有时也遇到撕咬，偷偷在手帕里吐血
也想去旅行一小会儿
而不用这样
挤成一团，争夺阳光
或者贪图
更多的荫凉
当然，风和日丽时候
会在枝头
浅吟低唱

最后，它说：
这一切
终将无迹可寻
一辈子那么短
原来可以这么好

茶诗三首

□赵根蒂

放下

壶里的茶垢
稍有动静便像猫一样
竖耳跳爪

所以我把茶放下
我等那些尘渐渐落下
我也等窗外的那些叶
在风中作最后舞蹈
等我的浮躁一粒粒安静
西窗阳光渐没过楼顶

我才轻轻端起杯
秋水清亮 不起波澜
一如这不惑的年华

菊花茶

漫山遍野的浅笑
像无数剂盅惑的迷药
风儿牵着蜂蝶的鼻子
成就一场馥郁的郎情妾意
这露天的妖娆

先用沸腾手段
洗去尘嚣浮华
阅破人间诸般色相
再续以清泉，生命就只余下
杯口清白之花

黄昏把盏 有暗香盈袖
南山枯瘦如柴
围篱东园

红茶

生活百般蹂躏
你已是骨瘦如柴

我用沸腾的嘴唇
一遍又一遍亲吻你
我用滚烫的双臂
一下又一下拥抱你
一场100摄氏度的大雨
一丝一丝滋润你的前生
和今世

终于 在我的怀里
你面如桃花，令人意乱神迷